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民國
邊政史料
匯編

馬大正 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馬大正 主編

民國邊政史料匯編

第二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邊政公論社 編

邊政公論

第一卷七—十二期
第二卷一—八期

邊政公論社，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鉛印本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十日出版

邊政公論

第一卷 第七八期



邊政公論 第一卷 第七八期目錄

論 著

兩漢邊政的借鑑(下).....吳其昌

西北的地理環境與經濟建設之途徑.....周立三

烏拉問題之解決途徑.....蔣君幸

民國以來的西康邊民教育.....梁顯第

從語言上論雲南民族的分類.....羅莘田

緬夷的掘.....李景漢

西南民族考釋.....丁 驥

打冤家——僑民與間之戰爭.....徐益棠

蒙古之宗教信仰.....楊國棟

貴州安順苗夷的宗教信仰.....蕭曾安

藏族名稱之商榷.....陳國鈞

述.....黃子重

藏人論藏(上).....李安宅

訊.....賈祖璋

巡視西北走廊.....賈祖璋

行.....曹家榮

西康紀行(一續).....曹家榮

評.....郭 默

讀邊政考.....郭 默

蒙古書目提要.....郭 賢

論著

兩漢邊政的借鑑（下）

吳其昌

（六）

此外交新指針急劇轉變以後，自元朔元年（B.C. 128）起至征和三年（B.C. 90）止；前後四十年間武帝對匈奴舉行十二次草庭掃穴之捷伐，下至宣帝本始二年（B.C. 72）猶作最後一次最大規模之圍剿，楊雄謂「漢兵有若雷風」（見楊集諫單于入朝書）；遠震電掣而匈奴遂潰，「人民死什三，畜產死什五，丁零攻其北，烏孫擊其西，烏桓入其東，騶貊皆瓦解」（漢書匈奴傳）；其激烈戰鬥經過之史實，另文詳之。（見中國青年季刊一卷二期拙作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之鬥爭）茲不擬予以鋪敘，但闡述此「鍼艾外交」之新政策實施以後，能完滿獲得其豫期之效果而已。

但在執行此針療手術之過程中，因技術上之必要，須截斷匈奴與羌族及西域諸國之聯絡，遂又引起漢民族與西域諸民族之交涉，此又吾儕所欲一考其源委焉。按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云：

「地理志：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開。張掖郡，故匈奴

奴昆邪王地，太初元年開。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太初四年開。敦煌郡，後元元年分酒泉置。匈奴傳：漢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

張騫之初使西域也，欲結大月氏以夾攻匈奴，此蓋人所共知也。其再使西域也，欲結烏孫以斷匈奴之右臂，騫之言曰：

「一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山北，大月氏攻……奪其地，昆莫新生，……昆莫既健，……報父讎，遂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強。……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

漢書張騫傳，史記大宛傳，參合！

是故武帝之開四郡，伐大宛；張騫之鑿空西域，其最初之目的皆不在其本身，而爲創繼匈奴之政治方法。然既通之後，漢民族與西域各族之關係乃日益密切，短短二三十年間之交誼，乃綿綿處二千年匈奴族之交誼而上之。西域諸國，

除大宛在末戰前征服以前，有一部份戰敗者有反漢行為外，其餘數十民族，均全部與漢親。是時「大漢」已成為地球上無比之強國，而其撫臨弱小部族也能使各部族所樂從，此則比之以力服人者有餘榮焉。

「天子既開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則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貨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道設利朝也，雖得而以義國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

——漢書卷六十一張騫傳——

何謂「義國」？顏師古注曰：「謂不以兵革」也。國以「義」而「不以兵革」，或以厚賂以結其親，故弱小各族皆欣欣樂親漢。樂親漢，漢始得於西域中心地——輪臺，渠犂——等地以屯田。其後屯田事業，益復蔓延及於西域各處，

「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顏師古曰：統領保護營田之事也。）……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田於北胥健，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治渠犂，……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師前王庭。」

……漢書卷九十六，西域傳上——

於此和樂相安之空氣中，漢人暫時擱置其干戈與刀兵，而僅力奮揚農稼生活，先民汗珠與禾鋤之痕遂佈滿於天山南北路沙磧盆地中水源區之間隙矣。

大地所同珍，漢人所獨擅之蠶絲工藝，當亦於此時或此後不久開始傳授其祕法於西域。唐初玄奘旅居和闐時，

增附和闐傳佔中國公主嫁於和闐者，私藏寶藏於此髮之中國傳說關於西域之故事。（見大唐西域記卷一）清華英人 A. Goddard 探險新疆時，猶於和闐故址掘得繪畫此故事之圖版。（見 ON Ancient Central Asia, Tracts 第四章）

他如掘井「灌溉」之工程，亦皆由「秦人」所教授；「貳師（李廣利）與趙始成李哆等計：開（大）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史記大宛列傳）（漢書李廣利傳「秦人」作「漢人」。餘詳先師王靜安先生西域井渠考。）

「鑿深」，及「鑄鐵」之工程，亦由漢民族傳其法；「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無鐵，漆，不知銷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

——漢書西域傳上——

如此努力以加速鄰居胡弟民族文化之進步，漢代之中華民族真可謂盡其灌輸文明之責任矣。

(七)

依次遞進乃漢及羌族。匈奴亦曾與羌族相交通，漢因欲懲創匈奴之故，遂又與羌族頻增其接觸。但羌族之文化，自然更較西域諸民族為尤低；漢人，臨羌族也，尤以屯田為主，鹽鹵，宿怨，恩澤多而剋責少。此竟仁讓靜之政策為趙充國所堅持力爭而漢宣帝所屈尊以勉從者。

初時，先零羌叛，漢廷使義渠安國全權處理之。觀此「義渠安國」之名，即知此人原為「義渠之戎」而轉化於中華未久者；「義渠之戎」，亦匈奴族之別支也。是此義渠安國其人，其天性固與純粹之華族懸殊矣。因之其作風亦

通異於事族，而光事乃潰決！

「宣帝時：……光祿大夫蔡邕安國使行諸光。并零豪

言：順時渡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

……是後光人勞績頗實，抵冒濫得水，郡縣不能禁。元

康三年，先零遂與諸光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實盟：……

……後月餘，光侯狼何遣使至匈奴（借）兵，欲擊都善敦

想，以絕漢道。……於是兩府復白，遣蔡邕安國行視

諸光，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

桀驁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光

及歸義光侯楊王等悉解，亡所宿衛，遂劫略小種，皆時

犯塞，攻城邑，殺良吏，安國……將騎三千……至浩

耆，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是歲神爵元年

春也。」——漢書卷六十九趙充國傳！

蔡邕安國雖由憐憫之行動，或者乘帥其殘忍狂暴之習性而

然。觀何族野蠻其老父與愛妻，曾不眨眼而動心，則安

國所殺幼弱之光族，自更不足道也。而趙充國則絕不然，

欲以寬大，誠信，以根本消滅漢光間，此其意義之

深遠，甚至今日猶可奉為邊政之圭臬也。

充國初至金城，光人感其宿威，以為必誅戮盡矣，

「……充國捕得生口，言：先零相數責曰：諸汝毋

反！今天子遣將軍來，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諸汝

一門而死，可得耶！」——漢書趙充國傳！

而孰知事有出乎光人意料之外者，趙將軍即坦然釋放可

疑之俘虜，令其光中以傳佈其所持坦白誠信之本懷，促叛逆

者之反省，解脅從者之顧慮！

「初，先零豪蔡邕使弟靡來告都尉曰：先零欲

反：後數日果反。靡種人願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靡

為質。充國以為亡罪，適追歸，告種豪：「兵誅有罪

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如法者能相

捕斬，除罪。充國計欲以嚴信招降早開及種諸，解

散諸謀。……」——同上！

當是時酒泉太守辛武賢建議：「……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

擊早開在鮮水上者，以謂「虜以畜產為命，今：雖不能盡

誅，復（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必震

壞。」宣帝以為然，漢廷公卿亦以為然，而趙充國獨以為

非靖邊根本之策。慷慨力爭！

「……先零首為畔逆，他種效略。故臣愚謂（按）：……

欲損早開開味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

，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招降和

輯，此金師，保勝，安邊，之冊（策）。——趙充國傳！

宣帝初不解，反下還書嚴厲申斥安國。此處可以試斷「社

稷重臣」之政治節操，是否有「苟利國家，不辭有填溝壑」

之忠貞。充國實可當之無愧，毅然與君主抗爭！

「……先零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早；釋有罪，

誅無辜，起費難；就兩害，……臣愚以為不便。先零欲

為背畔，故與早開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忘也。漢兵至

而早開背之也。……先擊早開，先零必助之，……適使先零

得施德於早開，堅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莫須

之屬！附著者稍衆，……如是虜兵益多，誅之用力數倍，

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人馬之齒

七十六，為明國璽滿，死骨不朽。……惟陛下裁察。」

——同上！

讀此疏，凡有羈縻無不首肯，宣帝感悟，立即贊可。（六月戊申發書七月甲寅報可，金城（今蘭州西北）至長安費時僅七日，當時行政效能之敏捷，亦令人愧死。）其後充國「兵至旱地，令軍毋墾聚落，芻牧田中，旱荒聞之喜曰：漢果不殺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復還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遺還諷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後旱井竟不煩兵而下。」

綜觀充國安邊之根本大計：（1）為國家久遠百年之計，不快目前一時之小勝，不貪個人一己之私功。（2）政治重於軍事，選擇公正清明之良吏以治邊，以消弭時亂之機源。（3）主邊政者應以坦白真誠待人處事，雖使蠻夷敵寇亦受感動，化敵為友誼。（此點充國本人充分表現。）（4）典邊防軍者應保持威力，但仍以敷施恩澤為主，絕不得橫逞武威。（5）分別是非功罪，不使中心內向之部落，蒙受無新之冤苦。（6）不赦驕暴，亦不虛弱小。凡此各項原則，適用於漢時，亦適用於今日，且仍將適用於將來也。孟子所謂「德服」與「力服」之別，惟「德服」乃為正本清源之力量，充國既知此各項原則以行邊政，故流極少之血而迅收漢光相安之效；於是充國又得從容實施其第二步驟——屯田——屯田光中之計劃實現，於是又收穫下列四項之效果：

（一）灌輸農業知識，以促進羌族從游牧生活踏入較進步之文化。

（二）鞏固邊疆防禦力量之永久性與決定性。

（三）增加生產，利用軍隊空閒之勞力以減輕內地人民之負擔。

（四）保護漢與西域之國際交通路線。
趙充國對於邊政之貢獻，殆將永遠示範於後世，尤為吾儕今日所應亟取以參考者矣。

（八）

漢廷之使張騫之通西域也，使李廣利之破大宛也，使鄭吉輩之屯田於輪台也，許趙充國之屯田於西河也，其最初之目的皆不在於本身之事業而在於作為對付匈奴之外交攻勢耳。但其副作用之收穫，有時竟超過其原作用而止之。且其後此副作用又產生第三之更副作用焉。於是又與西南夷各民族相接觸，因開通西南夷故，又從而戡南越，收閩越，平朝鮮。此其經過，亦有可藉借鑑者在。

當張騫之初使西域歸，報告從蜀郡經身毒以通大夏之：「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Tegashapur）。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以罽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漢聞焉言可以通大夏，通復事西南夷。……漢於是置犍犍，越巂，益州，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

——史記大宛列傳漢書張李列傳參校——

西南夷而使唐蒙於南粵，唐蒙之使南粵也，又報告從犍犍經夜郎以通番禺之路；

「南粵食穀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汀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興

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秦邇上書曰：南粵，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觀粵一奇也。：上許之。」

——史記西南夷列傳漢書兩粵朝鮮傳參校——

由上述兩項相類似之事實，可以見中國民族冒險開拓之能力，在政府尚未派遣「探險使節」以前，印竹杖，開布，極其，已隨其生產創作之本族遠走身夜郎，而西入大夏，南下番禺矣。——宋元以後之閩粵同胞，挾其自製之貨品，無政府之保護，而孤身萬里開拓移殖於南洋全洲，且西及非洲東岸，正即為此種精神與勢力之重現也。

漢族既與西南夷各民族有頻繁之接觸，西南夷各民族之文化，則又低於羌族。原始初民之蠻性未改，不知天高地厚，「我孰與漢大？」固令人發笑亦令人哀憫，故其初時竭殺漢使之事，屢見不鮮，此但可比之荒郊行旅虎狼吻耳；故漢族從不因此而作民族報復之仇殺；往往但誅一首犯而盡釋其餘衆。如牂柯太守陳立之所爲，足以代表漢族恩威並用，寬大而又合理之行動。

「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侯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大將軍王鳳於是拜金城司馬陳立爲牂柯太守。立臨邛人。前此邛邛然長不韋令，蠻夷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遣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內）日同亭，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爲民除害，願出歸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鉤町王禹，漏臥侯俞，震恐，入貢千斛牛羊等

史士，立歸還郡。」

——漢書卷九十五西南夷列傳——

陳立以數十人深入數千人中，擒賊斬王，如出談笑，吾華族昔時，最富此種英勇無畏之精神，傅介子之斬樓蘭王，陳湯甘延壽以孤軍入康居斬郅支單于，班超以三十六人斬匈奴使，控制西域，皆爲此種大無畏浩然英氣之表現。若以陳立之手腕爲暴虐，則真乃迂生不通之腐見；須知陳立於頃刻之間只斬一人，而曠日持久數千萬人之頭顱皆得保全矣。不第其勇，其仁亦至可嘉也。（陳立後果以良吏著節。）

是故漢族對於西南夷民族，尤以卹愛爲主。漢族中之良地方官知此政策之原則而實行之者，則西南夷邊區功蔭民族往往愛戴之有如父母，其卒也蠻夷慟哭如喪考妣！如東漢時益州太守張翕，卽其例也。

「益州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相。在郡十七年卒，（華陽國志云：「夷漢甚安其惠愛，在官十九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更二百餘人，烹牛羊送喪至翕本縣安漢。（華陽國志云：「百姓號哭，送葬者以千數。」）起墳祭祀。昭帝嘉美，立祠堂。」

——後漢書卷八十六南蠻傳——

益州，在今越嶲邛南之區，至今尙夷漢參半，漢時之爲益州太守者，不獨張翕遺愛在夷，及於子孫。後漢書南蠻傳又云「後順桓間廣漢馮翊爲越嶲太守政化尤多異迹云。」其實，此乃漢族對西南夷小幼族之中心一貫政策，以卹愛，輯輯，教化，懷來，爲主，繼未變更，行之既久，至永平中朱繡爲刺史時，曾收鉅大之效績。

「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繡……慷慨有大略，在

州數歲，宜示漢德，威懷遠夷，自南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犍木，夷最，得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爲臣僕。（並載夷語詩五章，東觀漢記及范曄後漢書均詳載夷語原詩及漢文譯詩。吾友聞宥教授曾以今日編纂文考之，尙有不少符合之處。）（附錄。）

——後漢書八十六卷郡表傳——

獨持山澤林密，自然地形阻礙交通甚甚；又因方隅處於絕角，無對外國際交通路線之經過，故未能徹底開發，因之同化工作，事務功半，難若停滯，直至今日尙有待於吾人之努力。

（九）

上文已詳述：漢廷之開發西南夷也，其目的在於通西域；而漢廷之開通西域及羌地也，其目的又在於制匈奴之尾。及至南夷，關隴東越，朝鮮，以及九夷日南，俱已夷服而郡縣，西南夷，羌族，西域各國以至烏孫，既已四通而臣服；漢兵之征降匈奴，亦已在十四次以上，於是匈奴受不能抗拒之壓力而終於崩碎！不但各部全體瓦解，其本身，亦由「整個統一」的匈奴，而破碎分裂爲五塊！此五單于內都，又自相吞噬殘殺，陷入沒落之厄運。五單于中勢力最大，二人——呼韓邪，郅支，兩單于，爭先獻媚於漢廷，稱臣乞食，以求殘喘，生存。如遇風雨，則淺氣短之民族，此其千一；時天子人以報仇快心之機緣也，亡其國而滅其種，亦非甚難事已！而漢漢人風仁厚寬宏之漢民族獨不然。漢人所欲滅者，乃匈奴殘暴之政策，而非匈奴民族之

本身。今匈奴既已僅保餘息，不復能爲惡矣，漢人憐其狀，反動憐憫惻隱之心，而儘力加以優厚之賑濟與撫慰，

「……左伊秩普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過此。呼韓邪從其計，遣子蘇妻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廆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B.C. 五三）也。三年（B.C. 五一），呼韓邪單于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授，玉具劍，佩刀，弓矢，犀戟，安車，鞍勒，馬，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綺綺縠布八千匹，絮六千斤。……」——漢書卷九十四下匈奴傳下——

此時呼韓邪單于其窮乏雖已得厚賑，然非得漢保護已不能獨立生存，坦白乞食「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其發饑之狀已如赤子之依懷慈母，漢又遣重兵保障其生存；

「漢遣長樂衛尉寶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單于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同上——

「又轉邊穀米糴，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同上——

「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同上——

黃龍元年再入朝，

「……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帛九千匹，絮八

千斤。」

——同上——

寬甯元年三入朝，「隨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于黃龍時。」其後呼韓邪之子若孫，屢入朝，每次賞賜，皆倍于往次，以示漢恩之厚。至元壽二年，加賜錦繡帛至三萬匹，絮至三萬斤。王莽執政時賜予更多，過於莽中國以實匈奴。此雖變衰腐，當亦知感激，無怪乎呼韓邪之妻顯渠閼氏於其夫臨死時，天良發現而言曰：

「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漢力，故得復安！」

呼韓邪臨死，亦天良發現而口述遺言：

「烏珠留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臣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受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以報天子恩厚！」——並同上——

是殆「烏之將死，其鳴也哀」矣。雖中國堅探候驅遠大之建議，安不忘危，始終不弛國防之戒備，然「德服」究竟與「力服」不同，自呼韓邪單于至烏累若鞮單于，前後七十七年馴服恭順無間。及至東漢一代，南匈奴自歸降戶逐侯鞮單于至呼廚泉，前後一百六十九年，馴服恭順無間，不可謂非漢家德化之及於久遠也。

至於感恩負義，既臣服而又畔逆，若耶支單于者，雖逃至中亞細亞，卒為陳湯甘延壽追至康居，圍攻而斬之。若呼都而斯至於除鞮，雖建國於漠北，卒為霍憲所破滅肅清，殘衆甚至遠遁至窩而加河森林以伏居，則皆咎由自取，罪有應得也。

(十)

匈奴殘殺之政策，既為漢族所撲滅；化暴戾為馴馴，漢人待匈奴之厚澤，即不異於他族。漢隣漢族之其他各弱小幼弟民族，仰賴漢族之保護與撫慰，亦皆不異南匈奴單于之依戀孝宣孝元諸皇帝。例如西羌之依戀趙充國，越巂夷之依戀張翥，都夷之依戀宋繡，已皆如上文所述。西域各國則依戀班超，班超威結西域各國之程度，幾至令人難以想像：

「……肅宗初即位，下詔徵超。超發還，執勸舉國憂恐：其都尉黎介曰：……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如白到！超還至于關，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刀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聞其都郵大小，皆當倚漢與依天等！……」

——後漢書卷四十七班梁列傳——

世人但聽稱「超以三十六人獨行西域」，一若超僅為一雄偉之武夫然，此大謬也。此乃超初至西域時事，其後西域各國感德懷惠，依超乃至如慈母也。

而遠東烏桓、鮮卑、各族，則依戀祭彤。祭彤之於遼東，正猶班超之於西域，皆先示威而後施惠，以恩撫為主而薄懲兇頑以先之。

「建武十七年，彤拜遼東太守。彤有勇力，能負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秋，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陣，虜大奔，沒水死者過半，……自是後鮮卑震怖，不敢復窺塞。」——後漢書卷二十一——

是祭彤初至遼東時，其豪邁英勇之氣概，正與班超相比並。此後即自動轉機對策，一以恩惠撫慰招撫為主旨。

「建武二十五年，彤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贊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駭駭款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効，仰天指心。……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方苑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

——後漢書卷二十鮮于王祭列傳——

故知中華名將凡能威震百蠻立功萬里者，其主要成功之因素，全不在於武力，而在於恩信，不難於使人畏，而難於使人愛，

「形爲人，質厚重毅，體貌絕衆，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

其恩信感人之深者，往往遠及於身後，形張翥，莫不如此，

「……烏桓，鮮卑，追思形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家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立祠，四時奉祭焉。」 同上

蓋形在遼東三十餘年，此在他人可作威福如南面王，而形乃「衣無兼副」，其清約至若明帝所下詔褒美，遼東幼弟民族，胸襟純潔如赤子，故互相感應之深如此，無足異也。因此，而遼東邊境之安固。如泰山磐石然。直至二百餘年之後，慕容廆猶戀戀上表終身不肯叛晉而稱帝，有由來矣。

嗟呼。國亂則思良將；今日之中華民族果尚有形其人。復我東北祖宗湯沐之地而奠之磐石之固乎，淪陷同胞，水深火熱，「后來其蘇」之呼聲，若大星之望雲霓矣。

至于甌越，閩越，東越，乃越王勾踐之子孫。南粵（即南越）民衆之大部，亦爲吳越民族之分支；而葛洪治階級之趙佗，則爲河北真定人。略越（即安南）民族之主幹，亦由吳越民族所分苗及移植，此乃法國學者 J. A. Moussier 所考定，自屬更可信也。朝鮮民族，最早實爲殷民族「東夷」，「東夷」（並見甲骨文）所遷徙；若其統治階層，則自箕子至箕子傳四十餘世，又自燕人衛滿入主後傳三世。所謂「辰韓」又即爲「秦韓」之聲誤，故辰韓之方言，與秦人相同。（見文獻通考東裔考，所舉例甚多。）是故浙江福建（甌越閩越東越），廣東廣西（南粵），安南（南越），朝鮮（箕子衛氏三韓），均爲中華民國之本體。漢武帝之滅閩東越，南粵，朝鮮，開安南等地面郡縣之，此乃等千將無諸子孫，及趙氏，衛氏，等地方官革職，改土歸流耳。乃創平內亂之性質，非開拓疆土之性質，屬于內政，不屬于邊政，故本文不須敘述之。

國人誌之！安南，朝鮮，本與我浙，閩，兩廣，同爲華族之本體，同爲中國之內地；如肢體之必有四。吾人不肖，今日乃視四肢爲腐肉，視同胞爲客民！即史地學者，亦未聞有人敢顧全事實而唱言朝鮮安南應與浙閩兩廣爲同等性質之內省。蓋自明季未割朝鮮安南之時，已視爲半身不遂之殘肢；及至清季既割朝鮮安南之後，更自斷殘肢以饒饒虎，一若不知有痛癢者！至於今日，我中華民族實弟難兄，新手別足，實已慘然爲一鮮血淋漓之「人彘」！酷痛至矣，羞恥極矣，罪孽深矣，生命危矣！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廿六日脫稿于嘉定

西北的地理環境與經濟建設之途徑

周士三

國人倡言開發西北，固不自今日始，但從抗戰以後，全國最富庶的東南半壁，幾相繼失陷，淪入敵手，於是在地理位置上偏居內陸的廣漠西北，因親接的機會增多，益覺其有從速建設的必要。今日不僅以西北為戰時後方國民滋生養息的所在，而且認為是復興民族的根據地。所以由政府提倡，漸漸進到積極的踐行，像近年以來，政府對於西北各方面的建設，已實際在督導推進，即社會上也確認為是當前的急務。

不過直到現在，對於建設西北的重要性，一般人士所持的見解，莫不曰西北地大物博，天賦甚厚，祇要能盡人力，舉凡一切生產事業，都可以像其他地方一樣的順利建設起來。就通常所指的西北範圍，包括陝西，甘肅，青海，寧夏，綏遠，新疆等省和蒙古的一部分，如把全國地圖展開來看，實佔了三分之一的面積，「地」自不謂不廣。再依照常理言，地面既廣，物資亦可能相當繁多，而事實上西北各種農林，畜，礦產也無一不具，「物」亦不謂不博。可是「地大」未必全能利用，「物博」未必即出產豐足，同時各種經濟事業，何者是藉我們人力可能得到成效，何者是最合理的發展途徑，何者是從整個國家利益的立場上應該興建的，這都不能單憑憑藉統而直覺的觀感，即可實際去從事一切經濟建設的。因為任何地方的經濟建設，其成敗的關鍵，即繫於能否適應地方性，以及有無永久發展的可能。要顧全這兩個條

件，那就不能不深切的認識當地的地理環境。所以我們今日要從事西北的某項經濟建設，就得首先切實明瞭對於某項建設的地理基礎。

西北範圍既廣，其境內各地的環境自然不能劃同，但是與經濟建設密切有關的地理基礎，歸納起來也不外下列的幾個支配因素：

- (一) 內陸和邊境的位置：西北全區偏居亞洲內陸，距海甚遙，大陸性的影響非常顯著。同時在政治地理的位置上講，因過去離開全國的政治及經濟中心過遠，所以這一大片地方，豫都被目為邊省。遼闊的面積與崇高的地形：西北的面積有多大，雖還未經詳細實測過，但如照上述的範圍，約略估計共達四百十六萬餘方公里，佔全國面積百分之三十七。如法德兩國比較，當得上他們面積之和的三倍。在地形上，大體可說是一大高原，平均高度約在一千五百公尺以上，許多山嶺，綿亙其上，地勢益見崇峻。不過由於這些山脈的聳隔和若干河流的沖積，內部形成幾個較為低平的盆地和谷地，而這些平野，除了極端乾燥沙漠地外，大多成為西北的經濟要區。
- (三) 乾燥的氣候與深厚的黃土：因位置和地形的關係，使得西北的氣候乾燥長寒，年平均雨量除了

陝南和高山關坡外，少有超過五百公尺以上的，而有些地方竟不到五十公尺。雨量少，空氣乾，蒸發盛，再加以氣溫高，生長季節短促，這對於植物的繁育，自然很受影響。不過全區除了沙漠以外，大部分為堆積深厚肥沃的黃土，以未經雨水充分淋溶，富有腐質養分，且粒細多孔，能蓄積相當水量，頗有利於乾旱地帶的農耕。

(四) 人口稀少與種族複雜：西北的人口也和土地的面積一樣，從沒有精確的統計，據估計所得約有三千二百四十餘萬人，祇佔有全國人口百分之七。以這少數的人口分佈於佔全國三分之一遼闊的面積上，每平方公里的平均人口密度還不到八個人，自然有地曠人稀之歎。西北不僅人口稀少，而且分佈也很不均，如地理環境較優的陝西，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六十人，而實夏，新疆還不到五人。如果再以耕地面積來推算人口的密度那不均的程度更是相差懸殊了。至於西北的種族也頗複雜，除漢、回、蒙主要的三大族外，還有西部那些比較少數的哈薩克、布魯特人等。種族既異，各族的生活方式也就互不相同。這二者對於西北一切經濟發展是有很大影響的。

(五) 對內交通的阻梗：我國在元代以前，由于注重陸路交通，西北和內部的往還相當頻繁。但自從海運興起，國際交通位置引起變遷，區域經濟發展異向，於是西北還依舊有的驛道，對內交通

不免情形見絀，加以地形的阻礙，使新式陸路交通的鐵路發展也感遲緩，因此近數百年來便形成一個孤立的區域，這對於地方經濟建設關係也異常深切。

綜觀上述幾個主要因素，對於西北地理基礎的特性，已不難窺見其梗概，而各種經濟建設，無論是消極的適應或積極的改進，自不能不與之配合。茲特就各項重要建設問題分別加以檢討：

(一) 農業建設問題

農業是最富於地理條件選擇性的一種產業，西北全區雖位居北緯三十二度至四十八度的北溫帶內，可是由于偏處內陸，不易受到海洋濕氣的調劑，加以地勢高，氣候每趨極端，因此農業的發展，只限於高原內的局部低谷或低地之易于獲得水分的地方，按全區雨量一般的分佈情形看，自東趨西，逐漸低減。因為夏季從東南吹來的季風，到達西北諸省，已經失去了大部分降雨的能力，只有陝南及隴南一小部分的地方，雨量超過了一千公厘，秦嶺以北長城以南的陝甘高原祇只有四百公厘的雨量，一入西北草原，年雨量大半減少到二百五十公厘以下，而在新疆南部還不到五十公厘，所以造成了大片的沙漠。照普通作物的需水量講，大半要在五百公厘以上，所以西北的農作，除了陝南漢水谷地外，多半祇能栽種耐旱的品種，如小麥、小米、高粱、玉蜀黍，和蠶豆等，其中小麥要居首位，約佔所有耕地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小米、高粱等愈西愈形減少，顯然是因為雨量不可靠的影響。同時由於雨量太少，不得不利用人工的灌溉，以補救